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 藏於文淵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御定康熙字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學海觀瀾

院藏「古籍與密檔」常設展古籍展件選介

許媛婷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善本典藏，主要承繼自清宮所蒐宋、元、明歷朝的珍貴善本及各地珍本古籍匯聚而成，總計達二十萬三千餘冊，質精量多，蔚然可觀。這些善本圖書，向來在配合展覽主題下而分別展示，雖以主題式呈現內容，但難免讓人有見樹不見林之憾。緣於圖書文獻處常設展「古籍與密檔」為長期且常態性展示院藏古籍及密檔，其在古籍部分，舉凡圖書的典藏淵源、藏書特色及裝幀藝術等，都是本展覽的規劃重點，期待民眾在認識、欣賞古籍之餘，更能感受書籍裝幀藝術與典藏歷史之間的文化交會。

綜述

清初君主除接收前代留下的宮廷藏書外，同時也逐步擴展皇室的藏書規模。舉凡以御纂、御定、御製、欽

定等字樣用來彰顯皇帝威權，由皇帝親筆撰寫或委由臣下編修，再交武英殿進行刷印、裝幀的滿、漢文圖書；或是乾隆皇帝賜名「天祿琳琅」的

宋、元珍貴善本、嘉慶皇帝賜名「宛委別藏」的四庫未收書，這些分別度藏在武英殿、文淵閣、昭仁殿、毓慶宮等藏書殿閣以供御覽的圖書，在

在皆呈現清帝學養與文化蘊涵。而這批原屬皇帝一人、深藏宮中的珍貴善本，在朝代更替下，最終成為本院舉足輕重的重要典藏。據估計，本院原藏清宮的善本圖書約十二萬餘冊，佔院藏善本舊籍總數半數以上。

此外，本院還有接收自原國立北平圖書館豐富的明清古籍及輿圖、清末駐日公使隨員楊守敬蒐購自日本的罕見漢籍，以及各界私人捐贈的宋、元善本、國防部移贈的方志類圖書、香港中山圖書館捐贈的清人詩文集等等。這些來自各界的珍本古籍，類型多元，亦足補充本院宮廷善本以外的典藏闕遺。

本展覽以「古籍：院藏善本圖書精華」為標題，將善本圖書的重要典藏，分成「武英聚珍」、「文淵瑰寶」、「別藏天祿」，以及「平圖薈萃」、「惺吾觀海」、「珍藏捐贈」、「龍藏」等七個單元，將定期精選珍本陸續展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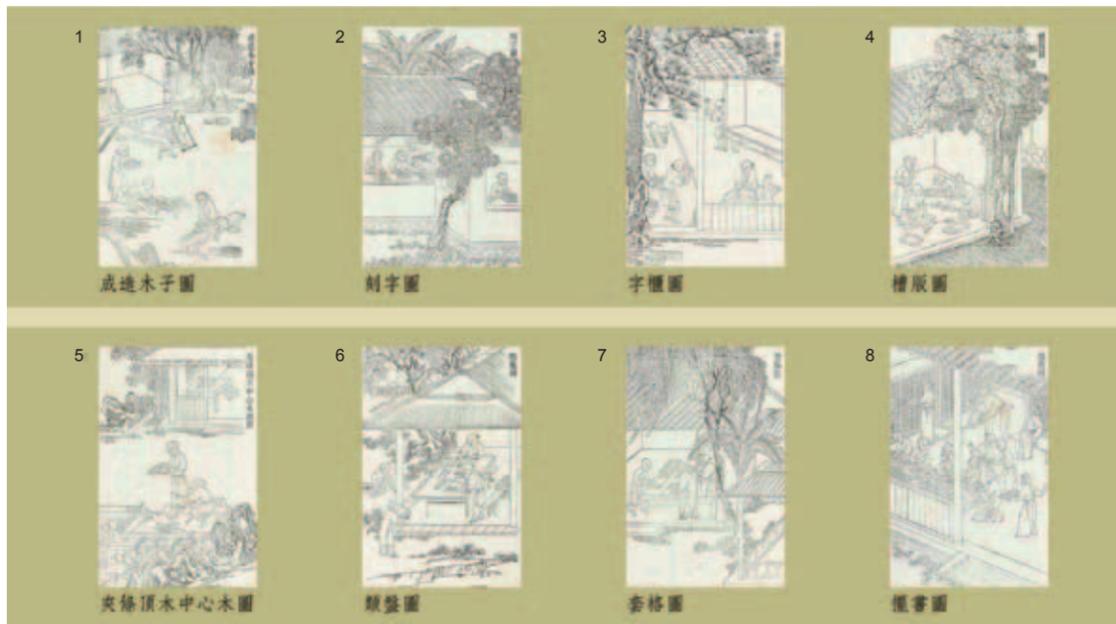
武英聚珍

現今武英殿始建於明成祖永樂

十八年（一四二〇），最初做為皇帝齋戒居所及處理政務的場所。至清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武英殿設立造辦處，負責工藝製作及刷印書籍等工作，其功能才開始轉變。據《欽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雍正七年（一七二九）鑄給「武英殿修書處」圖記，其後武英殿造辦處名稱改為修書處，成為負責修纂、刊刻、刷印及裝幀宮廷書籍的專門機構。

《康熙字典》便是在康熙五十五年（一七一六）由武英殿造辦處刊印裝幀而成的宮廷圖書。據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〇）三月初九日上諭：「朕嘗參閱諸家，究心考證。凡蒙古、西域、洋外諸國，多從字母而來，音由地殊，難以牽引。……當增《字彙》之闕遺，刪《正字通》之繁冗，勒為成書，垂示永久。」可知康熙皇帝因體悟到蒙、藏及西洋各國字體的音、義乃根據字母而來，與中土習用字體有其形、音、義的差異不同，而詩人文士於字書、韻書又多旁羅博證、說法繁雜。遂命大學士張玉書、陳廷敬等多人編纂《字典》，將所蒐四萬餘字





《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詳述聚珍版製作步驟分別為：成造木子、刻字、字櫃、槽版、夾條、頂木、中心木、類盤、套格、擺書，至此大致齊備；其後加以墊版、校對，最後刷印成書。



《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 乾隆四十一年(1776)武英殿聚珍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文淵閣本《欽定四庫全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文淵瑰寶
文淵閣始建於明朝，做為宮廷藏書之所，晚明遭李自成焚毀；至清乾隆三十九年（一七七四），為了度藏史上規模最宏偉的鉅作《欽定四庫全書》，才再度重新修建。

編纂《欽定四庫全書》發軔於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安徽學政朱筠奏請校覈《永樂大典》而起。次年，乾隆皇帝便下令依武英殿修書處之例，設立四庫全書修書處，並開始組織及指派負責人員。首部

分二百一十四部首，詳列每字的音切及字義，俾使天下臣民皆知文字源流，以為遵守。本書不僅是官方頒行的第一部漢語字典，也是收字最多、規模最大、影響最深的一部字典。
雍正皇帝即位以後，武英殿刷印的書籍日益增多，其中最具有代表性便是雍正四年（一七二六）以銅活字印製的六十四部《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其內容多達一萬卷，裝訂成五千零二十冊。這是一部由陳夢雷私人纂輯，在進呈給康熙皇帝之後，再交由武英殿刷印出版的大型類書。由於在刷印這部《欽定古今圖書集成》之前，康熙皇帝早已採用銅活字印行《御製律呂正義》、《御定星曆考原》、《御製數理精蘊》等天文曆算書籍，因此，當時為出版此書而製作的銅活字數量究有多少，其具體數字實難詳知。

缺，使得京師錢價昂貴，乾隆皇帝遂下令銷毀銅活字改鑄錢幣，以濟燃眉之急。自此之後，武英殿不再使用銅活字印書，而改以木雕版。
但這項政策施行之後，乾隆皇帝內心實是充滿懊悔的，這可以從他後來〈題武英殿聚珍版十韻〉詩句提到「毀銅昔悔彼，刊木此慙予」便可得知乾隆帝對於他即位之初即毀銅字以鑄錢的決策，仍深感痛惜。這也是後來直到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開始編纂《欽定四庫全書》，總管內務府大臣金簡奏請精選各地進呈而來的部分圖書，另以木活字刷印時，不但獲得皇帝力挺，還以木活字名稱不雅，改賜名為「聚珍版」，而這批圖書，即今日所見「聚珍版叢書」的由來。到了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時，金簡依照《墨法集要》以圖佐文的體例，將聚珍版的製作步驟撰成《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更得到乾隆皇帝的嘉許與肯定。武英殿修書處以聚珍版印製的圖書數量雖然不多，但這批聚珍版書無疑成為殿本圖書的重要特色之一。

武英殿造辦處採用銅活字印書始自康熙朝，到雍正朝仍舊沿用。惟雍正年間因國內發生銅荒危機，銅價高昂，致使武英殿內所存銅活字常遭偷竊；至乾隆初年，鑄錢銅料更加短

來。到了乾隆四十一年（一七七六）時，金簡依照《墨法集要》以圖佐文的體例，將聚珍版的製作步驟撰成《欽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更得到乾隆皇帝的嘉許與肯定。武英殿修書處以聚珍版印製的圖書數量雖然不多，但這批聚珍版書無疑成為殿本圖書的重要特色之一。



《欽定天祿琳琅書目後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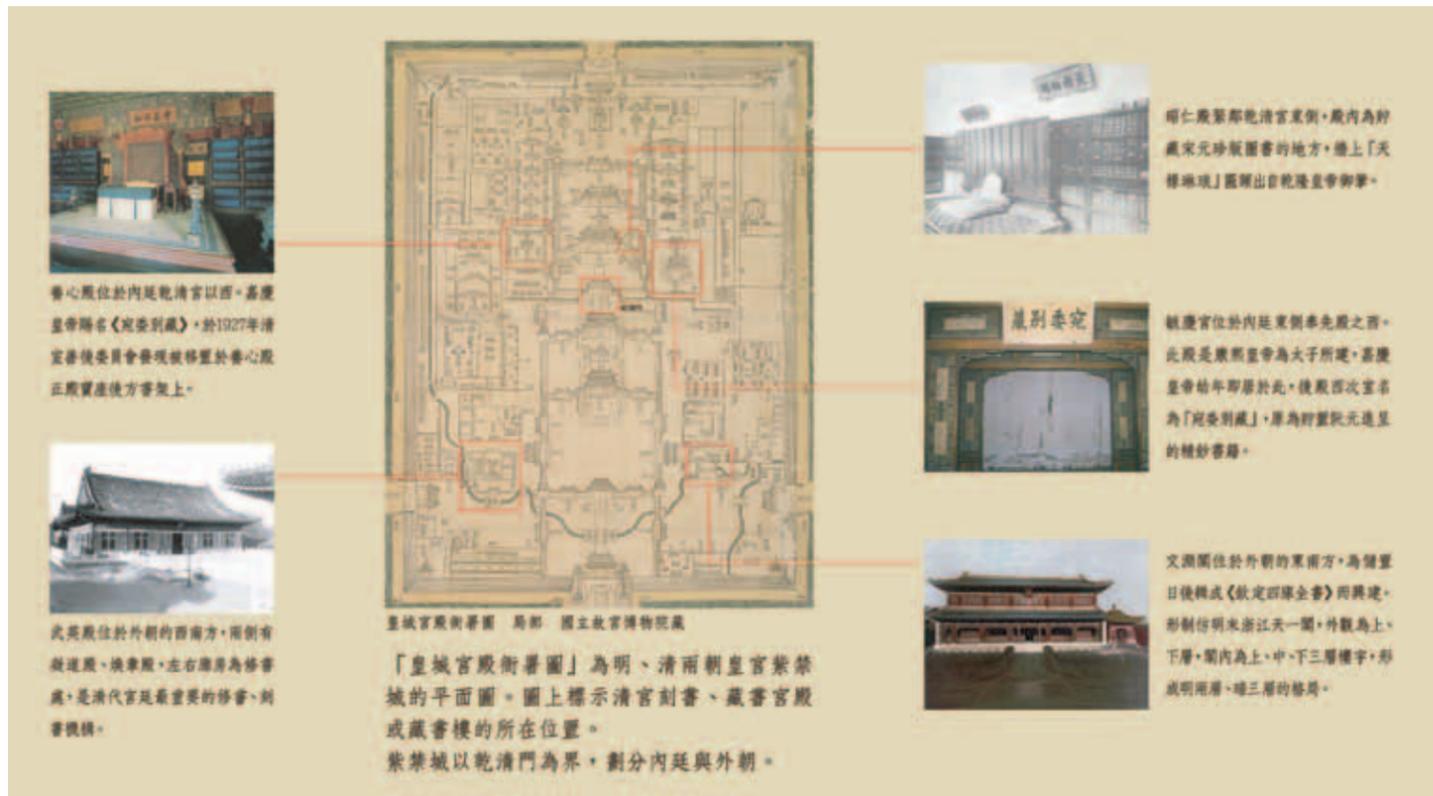
三月十一日四庫全書修書處奏請：「四庫全書面頁顏色字樣，現在酌定款式。又《永樂大典》每千本為一套，今擬亦仿其例裝潢。用杉木板為函，以防蠹損。謹先將書樣呈覽，俟欽定後即將應用各色素絹，行文該織造處如式織辦備用。」比對實物，《四庫全書》以包背裝形式裝潢，並非線裝，乃仿自《永樂大典》而來，其淵源可考。另在封面顏色上，雖僅提「各色素絹」而未見詳述，然根據乾隆皇帝《御製詩》五集卷十七《文津閣作歌》提到：「浩如慮其迷五色，挈領提綱分四季。經誠元矣標以青，史則亨哉赤之類。子肖秋收白也宜，集乃冬藏黑其位。」其後註解小



《松雪齋文集》 元 趙孟頫撰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字說明「全書經、史、子、集，浩如淵海，檢閱非易。因飭裝冊面頁，分為四色。經部用青色絹、史部用赤色絹、子部用月白色絹、集部用灰黑色絹。提綱挈領，俾各按方色，閱時一目了然。」可知，乾隆皇帝為求檢閱之便，以四季概念做為顏色區隔，而提到的青、赤、月白（淺藍色）、灰黑，與今日所見顏色正好相符，經為綠色絹、史為紅色絹、子為淺藍色絹、集為灰色絹，做為總目的簡明目錄則是中央正色的黃色絹。

展覽中的《欽定補繪蕭雲從離騷全圖》為四庫館臣進呈清初畫家蕭雲從手繪《離騷圖》，乾隆皇帝因見圖頗有北宋李公麟《九歌圖》畫意，惜部分闕而不存，遂命繪畫分校官門應兆於四十七年（一七八三）補繪九十一圖，歷時二年，直至四十九年（一七八五）才全數繪成，再結合原書的六十四圖，形成完整的《離騷全圖》。此外，文淵閣《四庫全書》每冊卷端首頁皆鈐有「文淵閣寶」朱方，卷前扉頁則有貼黃，標示總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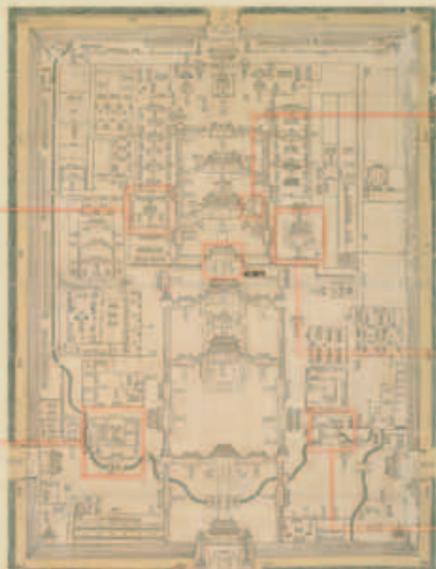
清宮部分藏書、刻書殿閣示意圖 王聖涵製作



書心殿位於內廷乾清宮以西。嘉慶皇帝賜名《宛委別藏》，於1927年清室善後委員會發現後移置於書心殿正殿寶座後方書架上。



武英殿位於外朝的西南方，兩側有敬道殿、煥章殿，左右兩側為修書處，是清代宮廷最重要的修書、刻書機構。



皇城宮殿街署圖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皇城宮殿街署圖」為明、清兩朝皇宮紫禁城的平面圖。圖上標示清宮刻書、藏書宮殿或藏書樓的所在位置。紫禁城以乾清門為界，劃分內廷與外朝。



明仁殿緊鄰乾清宮東側，殿內為貯藏宋元珍版圖書的地方，牆上「天祿琳琅」匾額出自乾隆皇帝御筆。



毓慶宮位於內廷東側奉先殿之西，此殿是康熙皇帝為太子所建，嘉慶皇帝幼年即居於此，後殿四次室名為「宛委別藏」，原為貯藏宋元遺墨的種抄書局。



文淵閣位於外朝的東南方，為儲藏日後輯成《欽定四庫全書》而興建，形制仿明末浙江天一閣，外觀為上、下層，閣內為上、中、下三層樓宇，形成明層、暗三層的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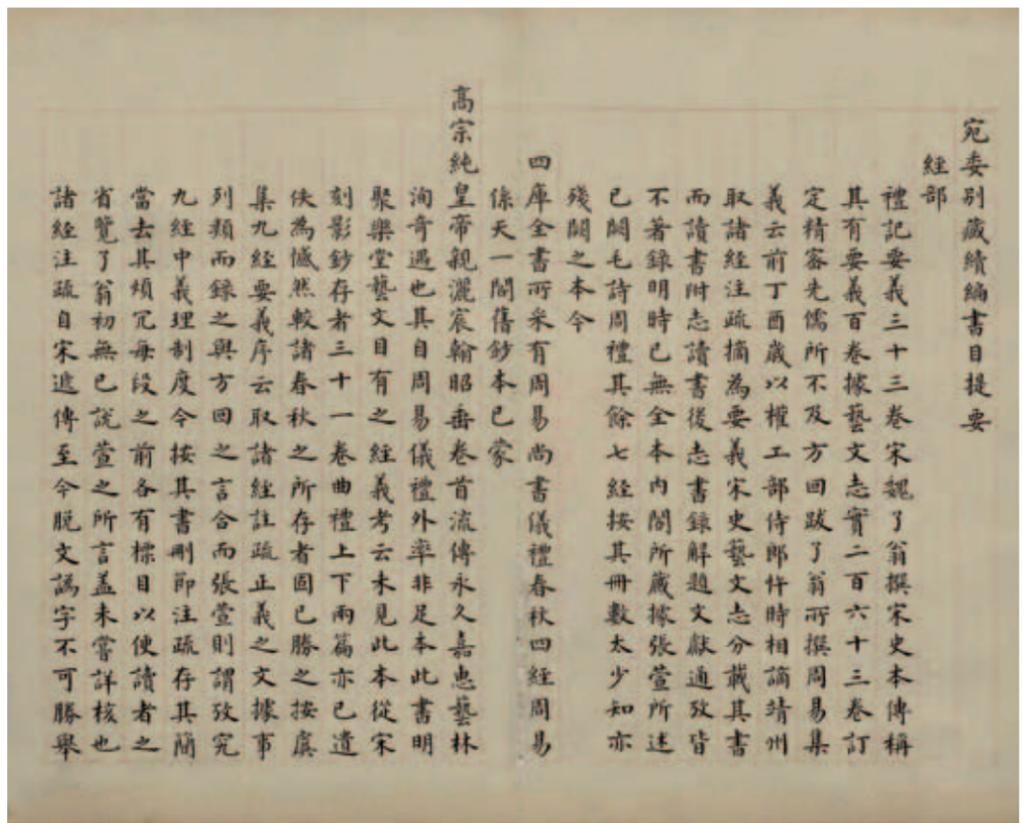
《四庫全書》繕寫完成於四十六年（一七八二），藏貯於內廷「文淵閣」之中，其後雖又陸續繕寫六部以分貯各處，但文淵閣此部卻是繕寫最工整精美，且校勘最為嚴謹的一部。為了存藏這部鉅著，乾隆皇帝先令杭州織造寅著赴浙江寧波天一閣視察其建築式樣及概念，以做為興建「文淵閣」之參考。乾隆皇帝除了思量如何安置《欽定四庫全書》外，其在書籍內容及裝幀上亦極為留心。根據三十八年閏



《欽定補繪蕭雲從離騷全圖》 文淵閣本《欽定四庫全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天祿琳琅」與「宛委別藏」藏書印記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宛委別藏續編書目提要》 清嘉慶間內府朱絲欄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官、詳校官等官員名稱，以示負責。

別藏天祿

清宮藏書之中，收貯宋、元、明善本及稀見珍本的兩批寶藏，當以「天祿琳琅」和「宛委別藏」最具盛名。

「天祿琳琅」是指自乾隆年間以後存放在昭仁殿裏的宋、元、明三朝的珍貴善本。昭仁殿，初為康熙皇帝讀書起居之所，待乾隆帝即位後，為紀念祖父，遂將其改為藏置歷朝珍貴善本的地方。乾隆九年（一七四四），乾隆皇帝以漢宮天祿閣藏書典故，將這批書賜名為「天祿琳琅」，其後於四十年（一七七五）命大學士于敏中等人將書籍編成目錄。嘉慶二年（一七九七），昭仁殿不幸遭祝融之災，書籍盡燬，嘉慶皇帝欲恢復舊觀，遂命大學士彭元瑞等人重新整理，編成《天祿琳琅書目後編》。院藏「天祿琳琅」藏書幾乎多是嘉慶年間重新搜集及整理的珍貴善本。

選件元順帝至元五年（一三三九）

花溪沈伯玉刊於家塾的《松雪齋文集》，是元朝著名書法家趙孟頫（一二五四—一三二二）的文集。本書為趙氏身後由其子蒐羅成編，沈氏出版時距趙氏辭世已有十七年之久，是今日所見最早且最佳的版本。書前及書末扉葉鈐有「五福五代堂寶」（有時為「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三大朱文方印。首葉上端有「乾隆御覽之寶」朱橢與「天祿繼鑑」白方；末葉有「乾隆御覽之寶」朱橢與「天祿琳琅」朱方。嘉慶皇帝後來整理的這批藏書，其卷前後扉葉均有鈐印，成為嘉慶朝天祿琳琅藏書印記的固定形式，意謂著歷經乾隆、嘉慶兩位君主的典藏鑑賞。

「宛委別藏」則是嘉慶年間浙江學政阮元辛苦搜訪《四庫全書》未收的珍本祕笈，仿效四庫寫本，命人精鈔影寫，並親撰提要，再將這批精鈔珍本進呈嘉慶皇帝。竟深獲皇帝稱讚，並取「夏禹登宛委山得金簡玉字之書」傳說，賜名為「宛委別藏」。每書首葉鈐有「嘉慶御覽之寶」璽印，

且以木匣裝幀珍藏。這批書初被置於嘉慶皇帝即位前居住之毓慶宮後殿，民國初年在清室善後委員會清點發現時，已被移至養心殿存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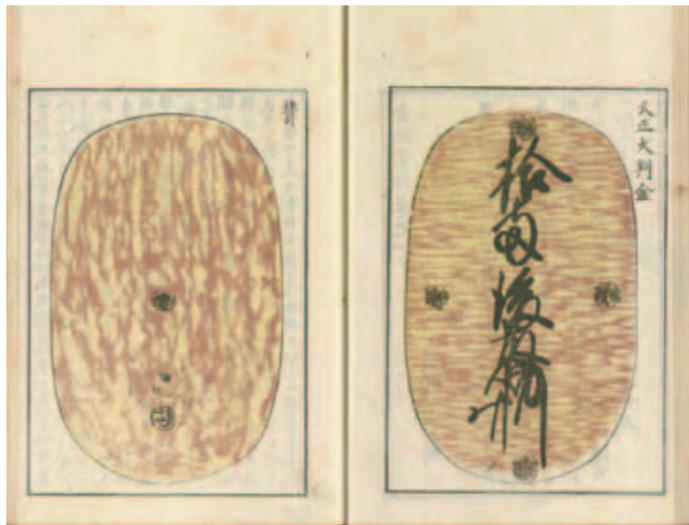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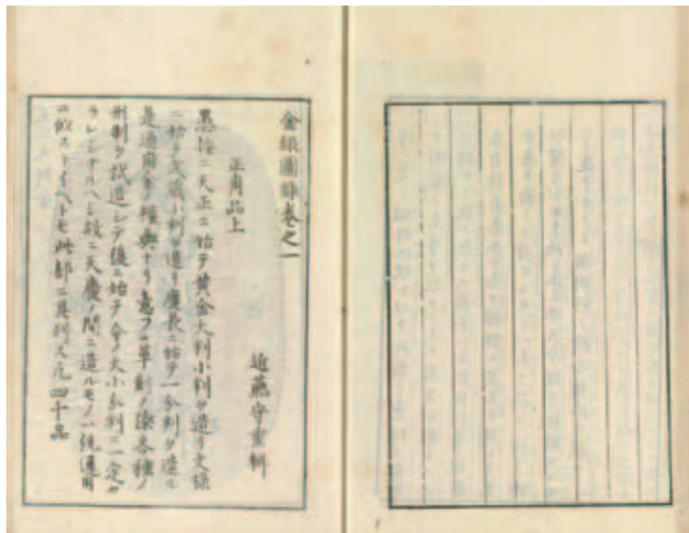
平圖書萃

本院所藏原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及輿圖，原屬清代翰林院、國子監及內閣大庫貯藏的宋、元、明祕閣子遺。清宣統年間推行新政，張之洞等人奏請成立京師圖書館（又稱學部圖書館），由於隸屬內閣學部管轄，故上述書籍亦隨之入藏，其後又陸續加入各省徵集而來的民間藏書。至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更名為「國立北平圖書館」。

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九一八事變發生後，中日政情緊張，國民政府下令文物陸續裝箱南遷，先後分貯上海、南京等地。三十年（一九四一），在袁同禮館長及駐美大使胡適先生的連繫下，善本被運往美國國會圖書館寄存；直至五十四年（一九六五），在蔣復璁館長努力下，這批善本才被運回臺灣；

至於明清古輿圖則是在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政府遷臺之際，隨著故宮、中博文物一併運抵臺灣。七十三年（一九八四）教育部決議將善本及輿圖撥交故宮管理，使得這批源自清宮的善本和輿圖最終匯聚進入本院的典藏文物。

本院所藏《永樂大典》，即為當時國立北平圖書館眾多藏書之中最受矚目的一部圖書。此書成於明成祖永樂六年（一四〇八），收錄宋、元以前重要圖書七、八千種，且多世不經見之典冊，是明朝規模最為宏大的一部類書。嘉靖年間，宮廷大火，全書一萬一千零九十五冊險遭祝融，歷險之餘，世宗命人重新摹寫副本一部，正本置於文淵閣，副本置於皇史宬。明亡之際，文淵閣被焚燬，正本不存；副本則因明清易代，加以光緒年間八國聯軍入侵而多有散佚。今存世俱為嘉、隆年間的重鈔本，舉世約三百餘冊，本院所藏共六十二冊，其書況多數完整良好，唯少數歷經兵燹，至今仍可見昔日災後之歷史餘痕。



《金銀圖錄》（日本）近藤守重輯 日本文化七年彩色套印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八〇八）出任江戶城紅葉山文庫書物奉行一職，負責文庫內書籍的蒐集、管理、保存等工作。

《金銀圖錄》全書分正用品、甲州品、各國品、尚古品、玩賞品與附錄共七卷，各款式均有附圖，計收錄日本自豐臣秀吉天正年間至江戶德川幕府初期中央與地方各藩鑄造流通的金銀貨幣，諸如大判金、小判金、一分金、小判銀等五百餘種，考其形制、辨其源流，並略述各幣種之比值，對

提供日本幕府十六至十八世紀初年金銀貨幣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

珍藏捐贈

多年來，本院除竭力維護既有藏書之外，並致力蒐求各地珍貴圖書，既可補充院藏的典藏闕遺，更有助於落實文物典藏的歷史使命。故自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開始，即有院外私人藏書家及公家單位相繼捐贈圖書予本院。

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徐庭瑤將軍悉數捐贈私藏的明清古籍，計二千四百零六冊；六十九年（一九八〇）沈仲濤先生捐贈個人藏書樓（研易樓）的宋元明清各朝的珍秘書本、手稿本及抄本等圖書，計一千一百六十九冊；八十五年（一九九六）黃杰將軍後人捐贈藏書一千零二十三冊；八十六年（一九九七），本院秦前院長孝儀將多年收藏牙骨竹木器及明清善本舊籍二千二百三十冊，以「玉丁

惺吾觀海

觀海堂圖書是院藏一批獨具特色的善本舊籍，最初收藏人是清末楊守敬先生。守敬（一八三九—一九一五），字惺吾，號鄰蘇，晚號鄰蘇老人，湖北宜都人。他自幼喜好輿地之學，對金石及目錄學研究亦深，同時擅長書法，凡篆、隸、草、行、楷諸體俱佳，赴日期間被日本書壇譽為「近代書學之祖」。

光緒六年（一八八〇），楊守敬隨駐日公使何如璋出使日本，適值

明治天皇倡行西化改革，揚棄舊學，漢籍紛被丟棄，楊守敬趁機低價搜購。光緒十年（一八八四）返國時，盡數搬回。其後，楊氏先在湖北黃州築「鄰蘇園」藏書，取其與蘇東坡相鄰之意；後遷居武昌，建「觀海堂」藏書樓以藏書。辛亥革命發生後，觀海堂藏書先後又被運至上海、北京兩地。楊氏去世後，大部分藏書由政府收購，一部分則撥交松坡圖書館，現歸入中國國家圖書館；另部分置於集靈園，其後撥交故宮，為本院重要的

典藏。

由於楊守敬精通金石之學，舉凡鐘鼎彝器與各式錢幣，皆深有涉獵，並且能兼顧實物與文獻研究。以展件《金銀圖錄》為例，本書有日本光格天皇文化七年（一八一〇，清嘉慶十五年）初刻本與仁孝天皇文政六年（一八二三，清道光三年）重刻本兩種，院藏為最早的初刻本，由大阪前川源七郎刊行。作者近藤守重（一七七一一一八二九），字重藏，號正齋，又號昇天真人。文化五年



《永樂大典》明嘉靖隆慶間內府重寫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康熙朝《藏文龍藏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乾隆朝《滿文大藏經》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比對《蒙文大藏經》，譯成《滿文大藏經》。此經於五十五年（一七九〇）譯完，四年後才將一百零八函全數雕印完竣，首刷為十二套。今日所見乾隆朝《滿文大藏經》僅存兩套，一套置於拉薩布達拉宮；另一套分藏

兩岸故宮，本院典藏三十二函。
結語
 展覽分成七個單元，策展重心在於呈現本院善本圖書的典藏淵源、藏書特色及裝幀藝術。經由展覽，民眾將可陸續欣賞到院藏深具特色的宮廷

藏書，其卷帙浩繁、裝幀精緻、寫繪精工，處處透出宮廷文化的華麗氣派；與民間家塾、坊肆充滿變化巧思、多元發展的書籍印刷文化，各有千秋，正待觀眾細量品味。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蘇文忠公詩集》宋 蘇軾撰 清 紀昀評點 秦前院長孝儀捐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珍藏捐贈」單元之展場配置圖 捐贈人依序為：徐庭瑤先生、沈仲濤先生、秦孝儀先生 許智璋攝

本單元將陸續展出歷來捐贈且具學術價值的珍貴書籍，使觀眾對院藏文物來源的多元性及豐富性有進一步的認識。

龍藏

此單元展件展出院藏康熙朝《藏文龍藏經》，以及乾隆朝《滿文大藏經》。

《藏文龍藏經》，簡稱《龍藏經》，為清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奉康熙皇帝祖母孝莊太皇太后博爾濟吉特氏布木布泰之命修造。此經從發起到完成，歷時二年，為孝莊太皇太后傾注心血促成。她在年僅十四歲的康熙皇帝支持及娘家蒙古科爾沁部族的

寧館」齋名捐贈本院；其他各界零散捐贈的舊籍，亦有千餘冊。此外，由公家機構所捐贈者，如國防部於民國七十二年（一九八三）以其圖書館藏書移贈本院，除經、史、子、集各類圖書外，另有來自各地徵集的地方志書；晚近則有九十八年（二〇〇九）香港中山圖書館捐贈舊籍，內容豐富，種類繁多。

援助下，動用龐大人力、經費及物資，終成今日所見此皇皇巨構。

《藏文龍藏經》，內容包括秘密部、般若部、寶積部、華嚴部、諸經部及戒律部六大部，是總集釋迦牟尼一生所說《教法》和所制《律典》的藏文譯本，屬於《甘珠爾》部。全帙一百零八函，五萬多葉經文，以藏文泥金書寫在特製的磁青箋上，其泥金成色飽滿，藏文書體端正；上、下經板內有七百五十六尊諸佛彩繪，造像華麗，周圍嵌以東珠、綠松石、瑪瑙、珊瑚等珠寶，其上再以黃、紅、綠、藍、白五色絲繡經籬保護。每函經葉、經板外配有裝幀所用絲、棉等材質的經衣、五色網經繩，以及最外層用以保護經函的黃棉袍袱。全書裝幀考究精美，極富皇家氣派。

至於《滿文大藏經》，又名《滿文甘珠爾》、《清文全藏經》、《清文繙譯全藏經》。此經修纂緣起為乾隆三十七年時，皇帝年已六十二歲，因鑑於蒙、藏、漢三種文字《大藏經》俱已刊行，獨缺滿文，遂開設「清字經館」，根據《漢文大藏經》內容，